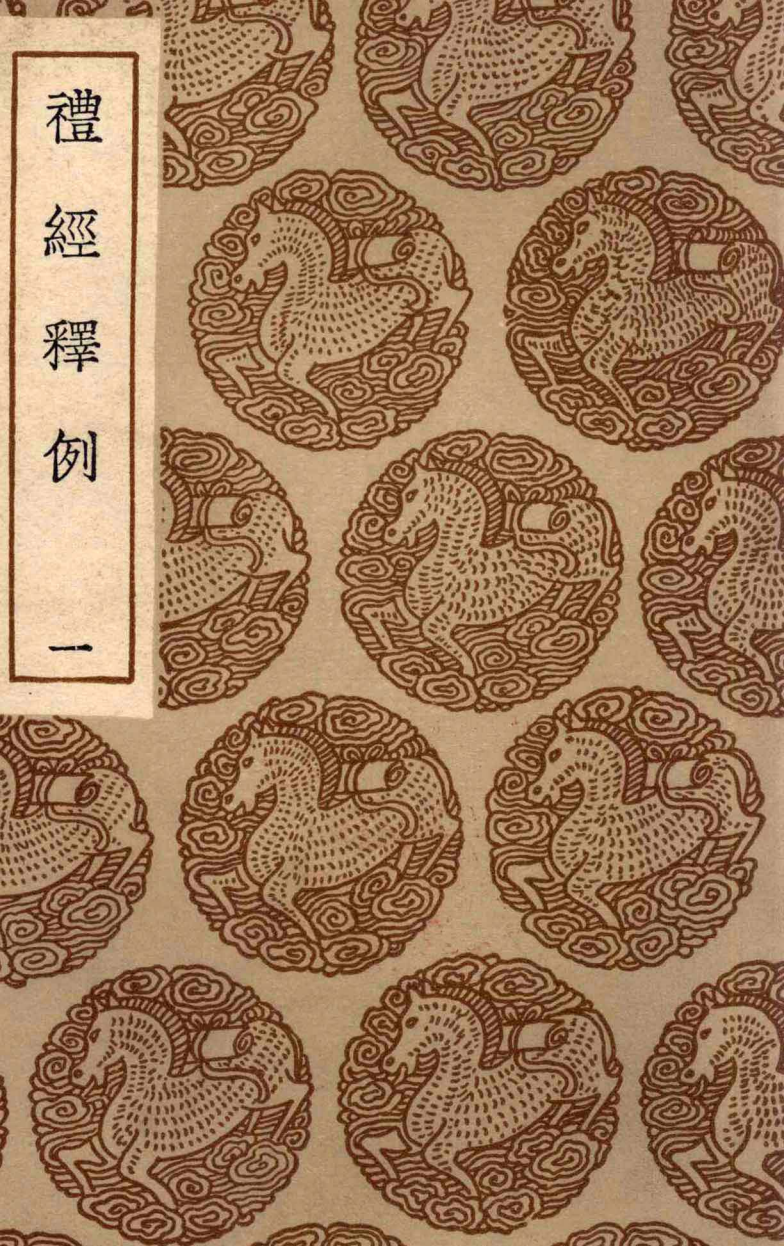


禮
經
釋
例

一



禮經釋例

(一)

凌廷堪著

禮經釋例序

儀禮十七篇。禮之本經也。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驟閱之。如治絲而棼。細繹之。皆有經緯可分也。乍覩之。如入山而迷。徐歷之。皆有塗徑可躋也。是故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匕滫。肉滫。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人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性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

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衆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擯。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鴈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性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廷堪年將三十。始肆力于是經。潛玩旣久。知其間同異之文。與夫詳略隆殺之故。蓋悉體夫天命民彝之極而出之。信非大聖人不能作也。學者舍是。奚以爲節性修身之本哉。肄習之餘。

心有所得。輒書之于冊。初仿爾雅。爲禮經釋名十二篇。如是者有年。漸覺非他經可比。其宏綱細目。必以例爲主。有非詁訓名物所能賅者。乾隆壬子。乃刪蕪就簡。仿杜氏之于春秋。定爲禮經釋例。已而聞婺源江氏有儀禮釋例。又見杭氏道古堂集有禮例序。慮其雷同。輟而弗作者。經歲。後檢四庫書存目。載儀禮釋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書標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復考杭氏禮例序。又似欲合周禮儀禮而爲之者。且以大射爲天子禮。公食大夫爲大夫禮。則于禮經尙疏。然則江氏。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于是重取舊稿。證以羣經。合者取之。離者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回憶草創之初。矻矻十餘年。稿凡數易矣。困學之中。聊借爲治絲登山之一助。知禮君子。矜其失之煩而規之。則幸甚焉。

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日躔壽星之次。歛凌廷堪次仲氏。書於寧國府學署之杞菊軒中。

禮經釋例序

禮經一書。韓文公尙苦其難讀。人多束閣不觀。不知冠昏喪祭。以及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闕者。悉具於是。吾師凌次仲先生。從事是經。不輟寒暑昏曉者二十餘載。探索既深。遂仿杜征南之於春秋。分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之例。雜例。爲八類。又撰復禮三篇。弁諸其首。間有旁涉他經。如周官九拜解。九祭解。釋牲上下等篇。各以其類相附。五易稿而後成書。名曰禮經釋例。共一十四卷。凡經中同異詳略之文。多抒特見。務使條理秩然。非鄉壁虛造。憑臆斷以爭勝於前人。其功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諸人之下。海內學人。當不苦其難讀矣。其間如辨旅酬皆以尊酬卑。非謂舉觶於其長爲下。爲上。辨二十一牲體。取陳氏有兩穀而無兩髀之說。與經文髀不升之文始合。辨大射儀如初去侯。謂司馬命去侯時。以去侯二字非衍文。辨鄉黨割不正。云當引少牢賈疏。割本末爲正食。辨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而非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辨周官九拜之振動。云卽喪禮拜而後踊。獨取杜子春之說並精鑿不刊。今夏家君在杭州。爲師開雕是書。常生與校讐之役。刊刻既竣。吾師歸歛不祿。伏誦遺編。不禁感泣也。

嘉慶十四年。歲在己巳。七月旣望。受業揚州阮常生謹序。

次仲淩君列傳

阮元撰

淩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於歙父文煊業賈於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麤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第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第明年從翁先生於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於禮經不輟寒暑二十餘年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

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源。崇實新書。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君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酌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歿。病卒。年五十有五。

禮經釋例卷首

歙凌廷堪次仲學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

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悅顰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牖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卯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臬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鞞人之繩墨。不能爲轅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旣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

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吾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也。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脩道以

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撿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

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

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卷首

復禮上中下三篇

卷一

通例上

附周官九拜解一篇

卷二

通例下

卷三

飲食之例上

卷四

飲食之例中

卷五

飲食之例下

附周官九祭解一篇

儀禮釋牲上下二篇

卷六

賓客之例

附覲義一篇

卷七

射例

附周官鄉射五物考一篇

射禮數獲卽占算位說一篇

卷八

變例

附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